



明應山顏知州集

用拙齋珍藏

癸酉夏張北瀟署檢

九峻叙



九峻先生學不遺竅不沉俗矯仁以為行甘道而弗渝翦繁祛惑洞往達變大觀兩間遇名九峻局者見之以為戾曠者見之以為類類之而弗得其異戾之而弗得其壹兩失之矣夫天下之所殊者形而已所同者形形者而已殊其所殊人且異面詎論其他同其所同何者非我矣是之拘自今觀之玉質金相以具以藏所以為行也伐材邃谷探珠淵屈取之弗窮用之而足所以為才也宕逸睥睨徘徊容與天壤為挾萬彙為寡所以為豪也往無古前來無今後天

與為徒物與為友所以為達也砥石以平周行以直
鑿乎可行澹乎而腴所以為實也以是求山其何之
能是故僑也惠而弗才仲也才而弗豪連也豪而弗
達周也達而弗實君子居則地蟠出則龍變于于而
入役役而出政不撓已潔不遺主智誼以存禮樂以
文弗離乎九峻弗泥乎九峻其先生之志乎

應山縣重建唐中丞張公祠碑

公名巡字巡唐史忠義傳備載其事吾縣有祠不知
其所始官無祝釐牲幣且令甲之闕載也意吾民之
私舉乎公之忠義激發如烈風迅霆所在披靡百世

之下聞者猶足以死奸回挽亡叛而赴夫人之敬矧
距其土着若死節之地才數百里者乎大誼驅人羣
心欽仰相望而祀固其所哉且祀之興廢廢興不知
凡幾圖志有其述父老有其傳豈近世之所為乎僧
徒弗逞蝕為佛堂巡憲陳子逐而復之知縣王朝遜
典史鄧儒者從事焉祠未久矣民所自為而莫屬于
官禮云明備宜未有今日也不止此也射圃見侵者
復學田見侵者復汶道見侵者復使輅所至頽風振
而薄風敦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陳
公之謂矣陳子名嘉言字伯行號九峻閔中人

會司實菴號解

僧會譽師解嚴根淨入夏四稔任官壹紀猶未立號
予以師之教外有傳且欵其因名而徇實也援唐人
梁肅天台法門之議扁其菴曰實焉肅之言曰法王
演法機感不同播于諸部粲然殊流要其所歸無越
壹實予之取義本此而已號也壹出論者紛然至謂
空門叵以實云師亦謂非別有言不足以解也夫釋
門論實無慮數十曰實相曰實義曰實法曰實諦曰
實觀曰實際曰實躰曰實証曰實語曰實性曰實覺
曰實智曰實慈曰實報曰實說曰實見曰實知曰實

事曰實乘曰實用見諸經論不壹而足蓋彼所以爲
寀者寀其非寀非其實實實實非實非實實實不著
色相不涉緣境不落言詮不礙法性無始終無起滅
無垢淨無邊中行曰般若至曰涅槃彼所謂妙也彼
所謂圓也彼所謂覺也彼所謂如也彼所謂真也彼
所謂水也彼所謂月也彼所謂鏡也皆是物也豈若
凡夫妄見執生滅以爲實而不悟空寂迷煩惱以爲
實而不生智慧纏結業以爲實而不能解脫真夢幻
泡影之有爲空花鳥音之無迹龜毛兔角之蔑謂矣
然斯物也在吾儒有之曰誠也曰實也曰真也曰善

也曰孚也曰信也實理也實學也宗効也特其功用
之有殊指趣之或異云耳然彼之徒者桎梏于文字
以說法流于滄浪而無所往則吾儒訓詁之徒也虛
無其性相以習禪等于枯木而無所知則吾儒靜坐
之流也唯心唯識之教或因之乎淪而不舉矣然彼
之徒也盍亦聞而思也思而脩也脩而信也信而博
也由律以守戒也由戒以入定也由定以生慧也用
三種止觀了壹事因緣即煩惱塵勞不待斷而自滅
善提善果不假脩而自圓自他泯也能所絕也頓漸
齊也去來壹也同異印也延促融也寃親等也諍論
和也世出世間不可稱也不可量也不可思議也是
名諸佛是名如來是名大乘是名最上乘是廣大法
門執非斯實為之地哉昔吾號師因歆師之因名而
徇宗也今吾為解又歆師之不可阻于人言而廢實
也

代王尹送湯太守改紹興府序

先生之未入覲也群中有災得留馬某聞之喜溢眉
宇既而臺省檄之往冒雪遂行拜送竟外蓋悄然憂
矣先生之事而還也某聞之喜溢眉宇俄有檄從紹
興明日遂行拜送竟外蓋悄然憂矣人有言賢主不

私臣節士不私家何謂也夫天下皆君地也任人而稱君之心也材臣散地能吏小受賢者下察群之豫章掩於羣材駮耳溷於庸足無足異也良樂耳斑壹朝識別掄之清庶之中置之上下閑之所皇皇然惟恐其致之弗蚤也君之任人其始也或末之盡知也其卒也道徵其功事徵其效小有所失亟有所進皇皇然惟恐其致之弗蚤也故曰賢主不私臣君子之於世也所乘者時也所因者事也所安者遇也所動者機也小試則小効大受則大行譬之蛟龍以之澤壺方可也以之雨域中亦可也而其去來之數數然也

親暱故識眷眷然也蓋弗之計矣故曰節士不私家夫禮者治之則也仁者民之欲也敏者務之要也明者人之鑑也威者事之防也寅僚躰屬接人有等先生之禮也省事節費疏其諍繫先生之仁也起墜脩廢任重弗避先生之敏也伶才獨幽剔其宿蠹先生之明也雖暱無狎雖故無黨先生之威也禮以接士仁以惠衆敏以成務明以鑒事威以馭下禮立而弗昧衆脫而弗貳務成而弗隳物別而弗紊下嚴而弗褻此以往其於天下猶運之掌矣而况紹興乎某辱屬吏違俗獨立學古而泥議讙興矣先生知之援戎

乎泥中濯我乎清風自厲自振以圖報稱今先生又
往矣象之無象質之無幹倚之無依行之無從惡得
不悄然憂矣

送掌教夏清溪之任趙州序

清溪先生趙州正學之遷也羣弟子相聚而謹焉曰
科以掄材薦以屬賢厥有所遺君子嘆焉夫子之才
之掇夫壹第也猶榜人艤港數擢而前末之難已而
乃累舉弗偶小錄大遺淹延番遲以至於茲此其謂
何又日壹行之微態狀渝焉壹日之近變故百焉是
以居人斫夕異其情行人遐邇殊其塗理固淺焉其

易明也今子之行也壹命而訓宜城再命而諭吾邑
參命而正趙狀壹則曰學更而移之于何不宜任而
要之于何不造而顧拘拘焉于子靳也此其謂何衡
子曰不然為理之術與政匠政寄其麓教職其細人
之言曰革之外孰與化其內御齊人曷若得秀民若
子之論固啜醇飯珍舍精華而論查滓也不已異乎
今之時亦有馱特好而弗事却要地而不遂居者此
其自待何如而論人顧不及此乎於是諸子諏日祖
之郊垌自夫賦瓠葉喬羊賦采葛向仲子賦木瓜態
伯子賦洪輿之中章王叔子賦南山有臺衡子曰嗚

哉情乎夫旦也免首瓠葉以為謙也松也壹日叁秋
以為懷也裕也瓠也瓊琚之報金錫之愛無有窮已
也布德音奏愷悌享胡壽慶也又歆子之遷頭秩而
裕人已也期遠矣

祭傳孺人代趙判作

隨州判官趙某謹以柔毛剛鬣清酌庶羞致祭于
封太孺人傳母劉氏靈柩暨山䟽秀母氏以生性端
而靜行淑而貞及笄作配惟封御史孝聞舅姑敬著
夫子封君志學遊應之庠長而得祿移篋隨陽母也
從之餘貳拾載舉孝如賓有慎無怠封君筮仕忝謀

西諒課最而遷佐守順昌母實從君間關縷覩君著
能聲母煦居多秋尊鄭鄉畫錦故貳老歸田所樂保
矣母生肆子惟仲登第伯及叔季隱于畊藝伯著官
橋叔占塔岡季邇其側先母而亡惟仲伊何應臺其
號出亭上蔡人比杜召貳臺交薦擢為御史臺肅京
城再清江渙日薦賢者迺吾之責言出禍隨徽州是
謫其在江西恩例適逢母以子貴孺人是封行省宣
命安陸克使翟冠翠翹曳裾揚帔輪蹄雜逐醴弊紛
披僉曰榮哉伍福攸宜俾感濕痺艱于步履久而沈
痼遂不以赴嗚呼哀哉先是徽州美得母報圖歸夫

歸竟以訃告考子命人也所稀孝子悲號如靡有依
嗚呼哀哉載卜佳城曰孟之坂載啓靈輜厥期不遠
某忝郡攝執紼末由何以將之年承醴羞唯母生平
賢行卓茂不亡者存其降此右嗚呼哀哉尚享

隨州知州內江李公去思之碑

公去隨今七八年隨之人德公如公在隨吾鄉一時
能文之士不以秉筆焉夫公行之隨之人德之是謂
善政善政者闕而弗錄焉於是乎失采於風人不登
於史氏無以示法於來者是蓋能文者之責而於公
固無與也公去時木尚兒不能知公長又不文不宜

云云而今不然者以是故也則私識於左公始來首
詢民所疾苦而為之除之愛字撫綏一出於誠願受
一墨者千八百九十四征其力役者七千三百五十
四而地著不與焉是公戶口增令民墾汙萊築陂塘
興自然之利里設木鐸水利塘長各一人常常而戶
曉之遇夏秋間禾麻盈野雖有尺寸荒頓之地是見
者斥之是公田野闢俗不讓而尚爭競雖乾餽之失
亦聞於官至兄弟姍戚往往而是公嚴以令化以德
悖禮傷教之甚者窮致以法自是左右見公日坐廳
事拱手而已木內族有十年不如其妻室者一夕復

合感公化也是公詞訟簡城外四閔舊奸敵公周以
巨堤繚以堅垣閔口設門門上建樓而時啓閉之先
是瀕水泛溢衝沒南閔歲為患自是亦賴堤以免又
度村保凡衝縮五里土高無人處皆造一窩室編夫
以火總火以甲執兵而夜守之遇警鳴鉦相聞協力
往援焉治北百八十里外僻遠多山谷寇盜出沒其
間公請于

朝設屬巡捕之民兵舊百七十人公增至千三百有
奇修馬政備器械躬自試閱士皆精練會荆襄盜起
入竟剽掠獲巨寇蘇鎮等餘悉散去驚相戒曰李老
子不可犯也後雖攘一鷄盜杯土者亦無是公盜賊
息免運京稅舟丁力士之費民歲若之公造舟三十
六艘分給土人之善濟者無事听其駕以取利轉漕
令其候以裝載民兩便之是公賦役均公於廟修戟
門櫺星門東西廡肖賢像其中外又創鄉賢名宦二
祠以古池五十餘畝隸於學供其際需於學易大門
建觀廳外又創尊經閣白雲書院招延師儒群處士
類助以膏楮幣糗之費以時而提調之里各建社學
皆為其擇師以教其子弟頌以孝經小學書暇則徧
歷其所授以句讀雖深山窮谷之下吾伊不輟今

大有成至有一二舉於鄉者固公之遺教也是公學
校與公尤嚴明祀應祀壇廟拚修唯謹惟淫祠巫鬼
則黜禁恐後郵窮民闢叢塚設義倉於四鄉貯谷万
斛飢散豐歛民賴以濟又於南北大道造石梁六座
郵舍一十六所夾道植林木七百餘里出其途者舉
欣欣然有喜色矣又立白雲漢東之二樓尹公瑞蓮
洗心溫泉之四亭其所以為敬神之典惠民之政游
觀之所一一而具舉焉治之數年政平訟理居閒無
事郡中形勝登臨賦詩遊歷殆徧藩臬諸公過而知
者多不以屬吏處公而公退然也公真可謂良吏也

已於乎世之守土之君子舉其一而或遺其二利乎
上而或病乎下取便於目前而或不能無憾於它日
視公之政皆若有少讓焉其故何也人品之高下學
力之淺深才識之優劣固治之臧否所由以繫也公
名克嗣字士脩成都之內江人丁未之進士第其在
先朝以端本策進而 寵授給事中者即公之王
父也其家傳可知矣公來丙辰倅岳之後公去辛卯
僉陝之先起家德學歷官功業皆不書而此特詳蓋
止為攷公作郡者案也

澆溪張子六十初度羣從子弟中表甥舅羗親昵之
與姻婭朋知之與故舊儒而文學吏而佐守孰不欣
欣舉酒為壽鶴鹿翁祝曰人年六十禮稱曰耆事惟
指使勞莫力為常永真固保定天倪一進乎耄耄再
躋乎期頤一百二十歲猶未知竒必也錢鑑比年於
八百喬松共筭於無涯乎千金公祝曰烏氏之保封
君之比巴蜀之婦得均容禮禮則抗於萬乘名則顯
於寰宇所以然者蓋其富耳子也先君之蔭饒於貲
賄百石之祿優於履田連陌阡室且完美羊牛被岡
木黍盈里傳不云乎千金之家比一都之主蓋取之

而足用之而侈優游泮與旨甘滫瀡長享其富不亦
美乎郡大夫祝曰人貴於物貴貴於賤名位所分等
威臣辨子也一任京衛之幕與擢州府之判三仕榮
名不為不炫六品高官不為不薦繫紵未與拖紫且
垂紳而戴弁蚤辭印綬晚享閒燕身雖卧於林泉禮
則重於邦彥日復日兮榮名加歲復兮尊崇存宜男
生祝曰詩咏孫子史贊多男善人昌後仁者世畢貴
壽雖云六十令子已產其四書香有繼承家克堪布
徽音於大雅載螽斯於周南穆穆皇皇無敢指探繩
繩蟄蟄何可口談安樂先生祝曰康寧之福箕疇所

別病若之條釋氏所厄子年漸高子行愈烈百體浸以剛強耳目進於聰哲瓊鑠陋於伏波孺色聞於副墨忠信夫子祝日均一老耄堯跖殊駕均一壽算孔壤異舍子誠六十壽品之下尼父當年而耳順遽子至此而心化行須範俗寶宜待價季德俱邵心迹相近如此則遠人望之如山斗近者仰之如岱華矣於是張子融然以會怡然有得退然若嫌閭然而白曰諸福之物繫之天胡可必也好德之懿繫於人所可立也願與諸君共勉茲夫子之訓以享昇平而臻壽域也

送種梓王教諭之任叙

伊川二人分適燕越造其師而問其途師曰適燕者北轅之越者南趾二人不應出門大笑各縱所如數月而返適燕者持蠙珠之粵者被廂狼之裘以各夸其鄉人衆莫不掩口曰茲二人者所謂繆其所嚮獲非厥志而不自覺者也又有人築室四周而不為戶工訖而無所於出卒餓以斃中山之樵夫見御風凌空者遂犯荆冒石蒙雲務而追之莫之有及何者居者不門行者不踞謀而無成勞而無功無恠其然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一塵之微有道乎一息之頃

有道乎日有請問焉泰山非衆塵之聚乎終古非一
息之積乎一塵不為道即泰山非道乎一息不為道
即終古不為道乎子貢撫然曰賜及今知道之極於
細微也客有談京師之盛者主人不信隨客往觀焉
適其境陟崇嶺而望之曰我得之矣我得之矣遂回
其車蓋若人非不見京師也規其大凡靡以究其中
之所藏則其所見亦其浮浮汎汎者爾王子教我職
尚有分茲轉而它盡統一邑贍而明謂之才正而熟
謂之學剛而烈謂之氣三者王子故有之焉其肯使
人罔其疆域迷其趣向忽其細微盡其歸致而弗之
底定也哉

青谿集叙

是集也劉子之文一林子之文六林子為淳諸所興
作若人之所作間見紀也劉子也則於林子有作而
有紀也人有恒言文之體二有叙事之文有論道之
文木竊不然道載於文理寓於事形而下事之粗孰
非理道乎而猶可岐叙事論道而二之乎漢魏靡矣
六朝儼矣唐若宋稍振而或俚矣匪直論焉之有過
并其作者之或差矣是集也若專叙事而實無餘理
也若未論道而實談者所未逮也體格氣調直可以

軼漢秦而上之也文乎文乎孰謂不在斯集乎又竊
觀馬長治理者或病于為文也善詞章者或短於為
政也嘗觀古之循吏矣未聞其有著作也嘗見今之
文人矣或多束手於麗邑也劉子高位可無論也若
林子之在淳也三年而有成也其在我也三月而有
譽也治以實文詞以飾政根末兼該文質彬彬唯林
子之謂矣然木於此又因以知龔黃之必善於為文
也不然潁渤之政溢美之詞史氏之愆也束手麗邑
者必文之虛名也不然溢惡之詞或無用之文也由
是觀之木於此又因以知蹈襲者之不可謂為文薄
領者之不可謂為政也

與湯篤齋先生書

近嵯縣長之便倉皇邸舍妄附下情昨獲回音知未
俞允歸來山中展轉圖惟莫知為報亦既數目蓋木
前之所以不敢應命者猥以半夕之談雖已面陳其
畧而倉卒之際尚未盡暴其愚何者成周小史所掌
邦國之志後世無傳而歷代之志見於史者又皆當
時政務之大通乎天下者一事而自為一志蓋史衆
体中之一体而已今之所謂府州縣志者雖各自為
例小有差別然皆門而分類而別或冠以圖或重以

表反有以兼乎史之各體者不知古者邦國之志果如此否也况一郡之地歷代之沿革不同地里之分合亦異間有名仍其舊土已割屬它方如隋之安陸郡有今京山之地今改屬承天矣唐之隋州有今棗陽之地今改屬襄陽矣而二縣之職官賢宦貢賦戶口吏既摠之州郡舊未免於收錄又如封爵厠以遙授假名而其足跡未嘗一履視今日之

蕃封何如也城池分注而坊店橋梁之類大書其工力事情之小大緩急何如也賢宦出處采取史傳是矣而昔之作者不一文體各異今槩收入略無潤色

蓋亦鈔舊書類耳俗仍俗吏仍吏前者接後者續蓋亦造文冊類耳史以詩文附其人志以詩文別其屬蓋亦集詩文類耳夫春秋魯史也孔子修之其文則史然則古之志可槩而知也春秋雖一國之典而天下之朝聘往來會盟征伐靡不書雖十二公之事而千載之興亡得失勸懲褒貶無不寓雖夫子之取義而所以為之地者則當時史官之筆不可誣也往年不揣私為志彙大略摹倣春秋左傳之意斷自洪武一例大書上係甲子以明天道下紀年曆以定人道以大守為經以佐屬進退人材升舉案例行止徭賦

戶口升降為緯舊志所列疆域沿革山水道里坊鄉物產之類則附入開設之下蓋山川物產雖原自開闢而割以見畀則始于今日無足恠也其餘前有劄作可因類而附後有增損亦隨時而書山自本而支其金曠所產雖小不遺慎之也水自源而委其溉灌所資雖小不遺重之也文体做先秦以上不作東漢以後一字詩文必補於郡切於事不然亦其文之精妙而無他經見者或全篇或節文因事以附如史紀傳之例不另立門類也惟有官名一遵時制不敢有改縱於事例但不失旨亦易以文如此則志雖止於

一郡事有關於天下体不啻乎古人文可傳於後世不律諸志自為一編後雖有作不能破裂如此雖不敢上擬春秋或可以少儷左氏視世之鈔書造冊集文集詩者或庶幾乎不佞矣有懷數年未逢知我山水之支別既莫能以親歷而戢制之流通亦無從而討論事逆乃心竟付回祿偶承誤

命實契風

心未卜

明公肯從愚見葑菲若肯兼收乎下體褚墨豈敢妄費乎官錢但東

指歸自居村落約以時日從事編摩有資考索則求

之篋司有須請問當白之一書既省

明公下應之勞亦免不才公門之入不知
高見然否何如薰沐具書願人代進伏惟

鈞嚴特

賜鑒在不備

袁州守陳矩齊墓誌銘

陳之先為山東人

國初諱安者始遷于州之灑西遂占籍焉而生剛剛
生春春生清世有潛德清生承德公經為諸生既生
君而棄其業為教君故也君名良策字于廷別號矩
齋幼而警援稍長能文十四入郡庠前守故大司馬

李公甚器之少木一歲日相切磨未之或離凡試名
輒相亞故提學僉憲姚公今少冢宰致仕陳公亟稱
許焉

毅皇之二年木領鄉薦五年君舉亞元九年同試禮
部弗利偕還及新鄭君夢達官對坐稱兵部尚書後
累夢焉喜曰非子兆邪十二年木登進士授許改毫
今上之二年春被考黜而君亦登第矣則嘆曰夢罔
人乎或遂謂君自馱之三月承德公卒聞訃奔還喪
祭如禮五年免喪拜戶部主事六年夏督餉姑蘇勾
稽有令移濟川布之而衛使自持京銜祖焉方命

恕以

聞遂坐其罪而百司攝矣七年諸省鄉試例請京考於是君得雲南鑒別精明稱得人焉而供億餽遺一無所受之八年遷本部員外郎夏六月

天子推恩贈承德公如君官而其母太安人馬氏配安人張氏皆授封誥鄉里榮之十一年春二月得袁州

命秋八月之官初盜吳爛脚掠萍鄉歲獲馬而連無辜數百人衛使石寰刁琛反以為功君泣而會鞠力爭之免死者十九張大戶蚤死遺腹子孱悍僕步要

竊其貲而叛焉且使其子二人充諸生於是奴富主貧赴愬行賄末之理者君得其情一反諸主而護之輿論快焉乙有善地以葬其婦又矣富甲圖之不可則盜其尸棄之而瘞空棺其中乙知而訟之輒被誣論君廉之使人發之甲伏其辜俗利偏人死獲贖金每醜焉以為常君惡之去其贖復反坐之其風遂熄課諸生三日一義親為點竄朔望則于學而拊辯其疑必得肯綮乃已月再試黜浮敦典士習一變城中有臺郡之觀也新作樓居其上與諸墜廢而修起之咸資罰金非賦之民也將一暮兩臺諸司旌獎交至

十四年入覲偶中飛語遂謝事歸秋八月丁卯感疾而卒距其生之純皇之廿有一年享壽五十有一於乎夢直罔人乎哉而抑使之修文地下爾耶若性醇樸貌恭而氣和然中之畛域審矣急於周援契誼尤篤遷員外郎之歲里人唐舉人會試卒于京師明年進士陳伯渠復卒君皆問病視樂經紀其喪且厚卹其家衆遣還士莫不多之入

覲之日奉母孀家過里與太守

范公偕往道相先後晤語浹辰論緒亶亶公重聽焉及得報先還而疾不可為矣公復朝夕候視移時乃

出迨其弗祿為之臨而慟之使君大者疵小者否制行游歷無所於取當道君子政方樹立吾知沮抑排斥之恐後而何愛其死也此亦可以觀君矣安人無出趙氏朱氏弗育公復為之立其弟良範之子生員全為嗣以是年十二月甲寅祔葬于其先塋木與君交垂四十年知君宜莫如木曷可以弗銘銘曰謂蓄莫洩中外以以謂裏莫白陽陰爾爾謂后莫躡亦既承只斯人之會斯蒼之理奚足恠已其永棲止

奉送

太守薦齋先生更守紹興府障詞并致語

官遷後考地徙先能本緣平治之規迺切徧私之憾
伏惟太守焉齋先生門下揚才馬調氣收全蜀之雄
冊門鯉趨學出先秦之舊一朝而擅名天下甲第郎
官再考而分符雲中風流使相枚興六政首作羣材
堂鐸東開運復先年之盛泮芹外繞化寧池物之拘
師吏以儒平心率物漢迂長者晉室純臣禮下不名
人士樂為之用推誠馭衆童子莫或敢欺百廢具興
兩臺交薦甫當畢

覲遽爾喬遷蜀郡暮來問閭方五袴之詠會稽遠別
父老忽百錢之賫誌已議於重修功方興而中止豈
吾人也不幸使斯典之無成黃霸功名由潁川而入
相姬公繡衮諒東土以難留檄奉末春祖當首夏七
旒雙憶行以詩從五色一州思因去見有私懷而歆
吐圖報德以無從觸物感時義託乎春之送撰詞按

譜曲名曰夏初臨

助麥涼雲熟梅暄雨韶華共送樽前黃蘆苦竹風光
別我誰邊老天心信無徧揔如今易逝難運葦冰徒
展紈霜自搖心燎猶然

篔衣初解荷盃新擎

友鶯雛燕舞蝶鳴蟬東君徂矣茲乎孰作之先淺酌
高臺倚長空楚樹吳煙問蒼蒼陽春再來何日何年

漢泉后叙

漢泉名義雲山先生備論之矣吾於此有以見蹟事
之遺焉有以見名物之道焉有以見土地之遇焉有
以見人心之昭焉有以見立號之益焉有以見好耆
之公焉嬴秦無道劉項擊漢兵渴呼泉遂以出名因
以立父老傳之曰圖志紀之筆千載之下永為陳迹
故曰有以見蹟事之遺焉正出為漢旁出為楚在漢
則沛在楚則微楚漢之象茲實應之故曰有以見名
物之道焉鈞為土物微惡攸屬鈞為地理興亡是取
有得之而汙蟻有得之而榮美故曰有以見土地之
遇焉百世而下三尺童子比楚則怒擬漢則喜是以
趙侯之號寧舍彼而取此也故曰有以見人心之昭
焉經乎大同士氣以振倅乎吾州民心以順寬而弗
苛愛而能敬顧名思義日新月盛故曰有以見立號
之益焉操觚之士聞而嘉之嘉之不已從而歌之詠
之哦之成巨編焉故曰有以見好耆之公焉一義立
而衆善從一號舉而終身得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
之又曰德音孔昭視民不忮其斯義之謂乎

迎賀西衙趙漢泉障詞

恭惟

本州節判漢泉大人先生

六事具舉三年

有成述職朝 天儼駸駸於冬凜拜 恩還任紆幙
節於春明報出都城歡騰治郡何幸復親冠裳之舊
仍各期霑法令之新老雅疲瘥咸郊迎而舉賀僚師
士吏且設障而激詞詞曰

練絕名家經濟手高出鳳城豪士右十年心力走京
塵大同剛轉臨清授水操先與後芳聲遙徹臺和部
紫金泥自

天降下又佩漢東綬 清風高節都依舊峭峭門庭
間白晝晨堂鳥雀吏人稀宵筵笑舞賓僚厚終別冬
春首人人動此三秋又看沿途小兒竹馬成隊未相

候

又

百轉流鶯喧紫陌上苑杏花千樹白玉階仙杖擁鸚
群御爐香惹鳴珂容 袞龍才咫尺九重新降黃金
冊沐 恩波且歌且舞草木含光澤歸鞍旋馬
忙搗策一道風塵春脉脉潁川再借冠拘車葉庭久
望王喬弓重整曹參畫樊龍暫繫雲霄翮恐 徵書
一朝飛到赤子誰憑藉

右並調歸朝歡

藍侯去思碑

藍侯志張氏之為吾州也敏而弗蔽察而弗煩廉而

弗隘惠而弗徇寬而弗恣儉而弗棘嚴而弗苛正而
弗局中以勤厲外以簡從斯不亦敏而弗蔽乎求隱
以年致理以要斯不亦察而弗煩乎不苟罰不苟取
然積盈而廢振矣斯不亦廉而弗隘乎無告者有養
多緣者寡施斯不亦惠而弗徇乎成人以歲校人以
時督人以日斯不亦寬而弗恣乎節浮祛冗與賓行
讌斯不亦儉而弗棘乎翦強拔豪宥過赦小斯不亦
嚴而弗苛乎御中貴則忤之持勢官則沮之承統司
則欽之斯不亦正而弗局乎故昉而望焉民疾疾乎
如靡屆少而畏焉民揣乎如同道已而安焉民由由

乎如弗庸去而留焉民眷眷乎如有失久而思焉民
悠悠乎如恐妄車侯者後侯而守者也其志一其政
比趙侯者車侯之義貳也其猷濟其情會萃厥八美
昭厥羣好伐石而勒之初藍侯方為州也因民之懷
生祔司馬李公於宋賢尹公暨其去也民亦生祔藍
侯於二公至是又以其肖請于車侯車侯曰傳遠以
文壽文以石匪文曷傳匪石曷壽采行圖貌昭諸遺
愛於文於石傳而久之亦其宜哉藍侯名渠號懼齋
莆田人與予同年進士由茲徙欽今擢至南京兵部
員外郎云

送張君之任全州序

夫達而與夫人分也縱衡上下殊途異轍唯其所往雖親且信亦不能牽挽而俾之同已何者其胸中所主定也則夫途馬而廣狹迂捷行馬而遠近又速所至夙馬而不同者蓋自其所分者然矣始予家食與君輩二三語及夫居官行政之要也以予言為然者唯君既而君上京師任叅軍一時在聽者亦皆仕今幾何年課最而官遷者亦唯君彼皆寂寂無聞焉豈分途適道之始君之胸中所主者固自定于一歟不然夫人而亦行道之人夫何與君之至廣狹迂捷遠近又速若是乎今予又有說焉適越與適燕不同治民與治軍又別風土疆弱情狀殊也今夫同道之人飢渴而且病也必將以飲食教誨之而使其休息也飢而食食而飽渴而飲飲而足病而休息而起然亦徐徐容與俟其漸而後進也不然大飯長吸一飽而斃雖其與夫不顧夫人之飢渴而委之路且侵焉者為情不同要之其不濟於事一也今之治郡大率類是然君幸有長吏也而責不專於君也君行以愛樂施之以其信臨之以周慎防之以鎮靜定之以久遠持之母為夸張纖妍紛紜變幻而舞絙走索之伎

務美觀者其實行不離於丈尺也其不為履周行者
笑幾希矣君將行旗手經衛周君永贖里人不欲為
富人之贈而索予言如此

送張子之任序

張子倅全 命既下將秣馬筍鉞長嘯出都門問舟
於江之滸鳴榔鼓世溯湘潭而西也諏日戒行得發
明夜過王子而請焉曰鄙人也繼得覲君子之容以
承下風稍_二有拓其宿挽而今也或不能以朝夕見
也何如予嘉其請逆其克有受也詰之曰若知仕者
之難乎將長吏乎抑倅者乎曰長吏者難耳曰何也

曰萃州之人而馳頓焉彼也萃州之政而盈縮焉彼
也萃州之僚而縱焉禁焉同善成焉同惡濟焉以福
禍其州之民亦彼也是故言州之理而倅也逃焉故
曰長吏難矣予曰長吏與倅也職有事分道有迂直
而難易決矣惟意之施以無折於人以終惠於民而
懋厥績良有司率能之有懷焉動而或厄其後而委
之則受命而食其土不能薄命視是故紆徐焉託之
長吏而達之民長吏不沮不嫌民用大愉而莫識惠
所自也長吏專其良弗暴弗忘能是者有惠民之誠
焉有同寅之上焉有推善之量焉兼此三者始能難

厥職乃廢幾終無難矣吾先曾祖嘗倅泰是道也用
以血食矣而今以私子也子勉乎哉雖然此守官者
說也若趣特取最累崇秩而躋華階今之世有能之
者矣子不之問而以問予也予諒子之克有受也子
勉乎哉子行矣無以益矣辭而出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黃岡王廷陳雅欽書于京
師之靜學齋

祭儲慶士墓文

代張澐溪作

嗟嗟外公世著茲土族姓衍繁賞業克撫公自成立

剛正幹蠱輔我外婆勤儉清苦維予先考世出永豐

睿皇七載懋遷漢東公有息女日予之妣擇婚于

考合以婚喜公有四嗣家衆且昌考婚一載遂尔分
方唯公閔念予妣于考贈地一區以慰懊惱公書折
約與子其五云貽爾後世守茲土故鄉遙隔遠慮心
懷言猶在耳嗚呼痛哉日予有生與兄而二亦有兩
姊同胞者四公既壽命二親考終先仕委吏予遷都
通有子有孫或農或工非公與媪曷至于是念予遊
宦地假公孫爰而不歸辜此厚恩日予兕稚棄官旋
返稽其旧約爰有一畹四隅是廉比隣是質界受人

侵三分之一歆憇于官恐傷其親歆委于坡則負其
仁是究是圖載耕載賦永為祭地以祀公墓我之后
人莫得而私彼之子孫豈可違之違之日殘背之日
忍庶幾此舉得以兩盡觀茲手筆如觀面顏叩茲墓
隧如叩堂閔率婦與子載酒及經臨風三奠涕泗潺
湲

應山縣孔廟碑

九年夏吾縣大雨夫子廟隳明年有

詔正其位號革其爵謚與其塑像別祠啓聖移路哲
伯魚孟孫氏為之配侑食諸賢有升黜焉前令王尚

用考之畢廟而去啓聖闕祠蓋三年矣馬今立王朝
遂補之僉憲陳公嘉言行縣又廉侵地闢學舍若干
楹且復唐張巡祠云典史鄧儒教諭夏時身訓導衡
正謂本土著不可以無言夫孔子之道其自言也與
門人之論記也所以發揚先聖教詔後學者盡之矣
木何言然天下後世無小大無貴賤據夫言而順放
諸行而達違其道而禍故醇乎其道者謂之王雜乎
其道者謂之霸悖乎其道者謂之賊秦漢迄二千年
間厥有徵哉誼主鴻儒代不乏人或贈之以官爵或
進之以謚號或立之以祠宇或設之以廟像或配之

以門徒雖云禮有軒輊事有失得其好德之心一也
然古者先師之祠不立廟不追謚不贈爵不設像不
淫祀祭樂祖於饗宗士釋菜與天子出征反而釋奠
皆于學焉是不立廟也諸侯薨天子論行以賜謚孔
子卒魯哀公誅之子貢以為非禮是不追謚也王公
太師皆漢以後之贈前此未之有也是不贈爵也祭
有主有尸釋菜釋奠有主而無尸是不設像也義有
差舛學非聖人行素貪鄙謂當見擯於洙泗也是不
淫祀也故立廟起於學廢學不廢則無廟追謚原於
法弛法不弛則無謚贈爵本於心侈心不侈則無爵
設像由於祭瀆祭不瀆則無像淫祀始於識拘識不
拘則無祀然學而廟者制雖復主乎敬矣異世而謚
異世而爵師它教而非聖人違禮越度不可以為化
矣故立制莫大乎王而極莫大乎聖非王非聖創物
作則速譏取戾孰甚焉是故追始明倫正名核實去
謚而師革爵而子芘像而主達禮以定分正倫而厚
俗徇名而貴實此
高皇之善則今日之盛制也是後也材石甃甍丹漆
黜堊工器力食或採之山林或作之陶冶或伐之淫
祠或取之靈民或贖之罪人役之而不以為勞用之

而不以為費驅之而不以為怨法以律人義以和衆
秉威用明樂而成之君子謂之善役焉

李子省耕

李子省耕于沔田父進曰傳有之農功如政夫墜國
之紀也種治之基也錢鑄耒耜君之使也豫以謀物
敏以集事豐其土材蒔而播之滋其不足去其作害
洩其餘者疏而達之恒其無滯夫穀猶民也民則有
口禾則罔識唯物難矣故榮則喜之悴則慮之慮則
養之養則成之相保相愛須而勿亟周詩曰曾孫不
怒農夫克敏言禾之情也故君子怒則害政小人閤
則害苗雖苗無知農明其性故克敏有獲也吾聞之
大上有立田其次有立種其次有立業故厲山氏之
田墾而勞農之上也后稷氏之田種而嘉農之中也
許子之田專而僻農之下也言已自賦大田伯賦良
耜亞賦楚茨旅賦七月李子乃還

西漢詔令

夫漢高文之文健以約景武之文雄以侈昭宣之文
明以實成元之文柔以衰平哀之文荒以亂是故其
文懿故其治翕其文否故其治闕文也者治之否通
所由以繫也可不重乎夫詔令者文之大者也發乎

一成乎萬嘉焉而民承敬焉而民戚承之則民悅戚之則民鬱是故虞人謨而令商人命而朴周人誥而文漢人詔而厚其致一也故文者言之精也言者心之聲也心者道之寓也道備則心正心正則言韙言韙則文通文通則政善政善則治成傳曰心者萬事之根本其斯之謂乎

僂泛

昔有田子李子游歌於浦江之陂左氏曰僂顏氏曰否夫鬱則宣之止則行之息則息之那而不闕人之情也懷而舒々而蕩々則游々而樂樂而弗禁則歌情之節也人之道者也昔老耨子備玄德而不言々之陋也壺丘子務內觀而屏外游不貴於游也若此者游詠皆至人之所棄也而二子否矣夫二子者人也服食人也倫春人也鄉往人也耆上人也釣於人而號於遷其不比矣左氏誣已薛子曰亡游而亡不游神之會也亡言而亡不言玄之極也知德之圓知默之域與道消息與化無極是謂僂則

林氏墓

十五年夏六月遼王審理郟城趙某繼妻林氏卒々之日子恕含謝氏女襲選暨式絞而歛密岳巍峩岑

崇諸姓周旋執事訊而奔哭之慟人曰母年七十又六不為慶六男一女十孫不為獨大化之機消息虧盈必究其極尔何悲之深也式揮淚涕而對曰婦歿辟母也恩怨之字如已出婦寡敬母也先子之侍如上客婦易溺母也孫子之教無少借婦少慧母也妖妄之折如攸億婦罔愛母也先世之慕以卒世婦恒情母也終身之行如一日勤儉慈敬孳々焉未敢忽其仁若智行諸遠而益信母常存可也蒼天蒼天曷底斯極吾何樂於生矣言已復大哭聞者哀之初林氏之生也俗厭夕女敬不舉已而林父夢靜姝至降於庭侍衛森嚴覺而異遂收之君子謂林氏之生有神理觀茲徵矣銘曰齋汝到闕厥奧感暢紆々茲永君

六經閤記

昔談理道不道假于言々也者闕而後宣者也平不言醫逸不言息煖不言衣飽不言食譬如飢寒疾苦輒有所白仲尼云天何言哉天無闕故不言斯天之所以為大與深矣哉是故昧於機斯言畫膏於理斯言則滯於情斯言律干於紀斯言法乖於度斯言節愆於和斯言樂道而足焉聖人無言六籍又何作哉

故後賢之千言不當古聖之一畫斯以理道為精麤
弗以詞說為繁簡者與故言愈希則世愈樸言愈繁
則世愈薄非關言者道有明晦焉尔由是觀之言也
者非聖人之得已也六籍也者非聖人之得已也聖
人不得已而有言後世又何貴於紛紛之說乎吾為
毫人建閭而箴經不欲其以言而求焉故為是不得
已之言焉

別賀趙漢泉奏課賦二首隨有大寧司斷事遷又賦二首

孟槩寒蕪盡風埃傳食初幾人勤佐理百里免侵漁
鴈委平沙濶雲連古木疎天邊春足早我欲買江魚

迢遞青山隔愁腸伴酒腸別懷添我老宦業着人忙
楚水霜前落天風馬首涼使君上勞勩好報下州瘡
未報南州寢隨聞上谷遷夢分淮海月醉半濁河舡
刺史方憂理將軍會上延別離值衰暮愁苦但年年
珍重河梁別水霜逼歲餘才賢領幕府熟路駕輕車
高易箴欲盡玄雲凍不舒送人添自愛於此惜屐諸

奉和九巖先生寄贈二首次韻

獨馬來今雨羈懷踞共遙何人能事事斯道又寥寥
野漲驚孤鷺河查引斷橋逢迎理莫廢倚暮奏長謠
臺閣自風凜炎氛揔不親龍門今識面馬賦舊

交神積雨連新火，閒雲共此身。
陳蕃在憲府，擊壤是先民。

寄蜀府高長史二首

不見高常侍，于今二十星。
側聞少卯黨，猶正仲尼刑。
高謫毫判為木，撲殺石氏黨惡數人。

千里勞魂夢，殊方覺汝形。
長沙困賈誼，行召漢文廷。

尾屋高夫子，公次前年寄我書。
平生不識面，此際復

馬如滇粵懷年祐，蓬壺望鹿車。
屋尾遊心方外道跡

呂竹蓋其姓名，隱者文也。
華宗君切重，幸為致雙魚。

送董明高還江西

董仲遊仙今幾年，瑤篇日日費鑽研。
爐中藥火黃金躍，物外烟霞紫洞連。
淵客泣珠纒，數百山人種杏巴。
三千雲鶴別我何方去，青鳥應教取次傳。

卧病答薛子之嘲是日元夕

宦游嗔獨卧，高興感相知。
地迥城闌接，窓餘竹樹隄。
歌鐘誼夜月，燈火促春騎。
憐汝相嘲意，何妨對酒卮。

芳樹

宿園羅衆木，春風花自知。
露掩承旭冷，月桂影墻欹。
蜂帶新陳穎，禽穿上下枝。
朝來微雨妬，苔蘚澆紅滋。

病起言懷贈薛子

雲陰歛初歲陽卉華發滋衾凋臻令節乾坤憶故知
長卿元病渴陶令未辭歸泪々窮名理悠悠度歲特
達人良自贍志士識先幾羨彼南征鳥疾翔無滯枝
丘園有珎樹弋羅詎在茲所以二疏氏厥聲千載垂
伊昔辭京國為邦歲再暮皇靈均于役微臣敢自欺
矧荷君明哲飄々鴻鴈飛昔心猶未賞今願莫重違
何日臨樽俎心胷祗盡披

夏夜

雲霓稅昏岫星河皎櫺軒析聲起西際蕭然攬余魂
攬衣赴風露開襟出塵煩枝端鳥且憩屋際蟲自言
宵色澄四地颼炎散千門仰瞻思何極佇立神如騫
羨彼海嶠客冷焚槐桂原朝景不暫及清夜難具論
翻々垂霧裳丹々挾風轅爵慘如畏榮名安足援伸
脰望尔又喟馬憂未緩

重約薛子南村之遊

暑氣林薄微市鬻芳野虛習靜性自澹游衍古所娛
茲村美嘉木欄楹敞委紆崑雀竹高篠澤鴻思故墟
漠々冰洞霧隱々雲樹林綵鷁始矚浦朱華亦睇渠
中有偃虬阜堪成達士居俯仰余舊躬流連君早如
矧伊雨陰霽茲應景物殊與尔共盃酌飄然謝車徒

遊薛子遊城南村用開衿濯寒水為韻

賦五首

晨策赴宿招同上雨中臺薄陰轉霽近叢林屬涼開
積葉穢華棟飛品軼浮埃初屆恣遽別共子且啣盃
脫屣倦高歷執袂歡幽尋飛洞清酷暑微涼爽
塵衿林薄迅流景枝端變鳴馬禽知百代後無人復此

臨

近垆白日游遙岫野雲邈寒蛩半林園幽花幾晦朔
已無塵慮雜復此涼風濯眇空羨綺鴻矚野歎和璞
晨林鬱佳氣夕園藹幽蘭草逕暝烟瞑松門倚

雲寒攀條升陰磴臨渚望風滿行觴亟言醉勿俟宵
露團

杳々晝景馳矚々夕飈起清商散林丘餘芳馥蘭芷
名利等浮雲歲月劃流水願言各努力明德在終始

薛子要飲西野亭子以桂棟留夏飈為韻賦五首

地遐物自幽况復子同戾林濡窺露華院冷聞風桂
杳々冥鴈翔泪々波麟逝願言結良盟明德以終歲

眷々啓宵緘駢々發朝鞚高情凌曾雲清商遠

飛棟曙色動莎鷄暉氣帶縹竦躍馬古戰場慷慨悲

世夢

杪夏火旻燭虛館寒飈流攜尊共遊歷與子一淹留
煙篠含舊箨水杭卷新抽閑徑懷蔣詡逃名慕年求
病客愛真游情吏習野暇餘芳淨白日繁陰庇
朱夏園思葵日傾渚歆鷗波下嗟哉今昔飲可使輟
杯竿

志士云傲物達人頌飲瓢我以日自惜子以酒見招
遙天散餘靄脩條起鮮飈若復不蚤飲朱陽墮玄宵

泛渦水

秋漲啓初霽朝鷁下靈源濁河北猶會長淮東自奔
昔雄引舟戰時哲鑿水門往事紛可嘆茲游捨何言

波際唳哀鵠汀曲起驚鴛岍縈渚沙淨日蒸川氣繁
苻露香更滴荷風綠逾翻遠林晚雲駐平楚宿煙屯
悠悠東流駛沉沉西日昏故日欲解纜芳醕輟在尊
痛飲勿辭醉明晨泛黃村

同薛子東臺送董侍御別用飲餞野亭館為韻賦五首

初飈迅歸鴻高臺淹別袵流景豈駐夕緒愁不解飲
林雨將葉稀草露漸光荏後會諒獨難茲理子可審
俯臺嗟昔雄接席飲時彥所惜世道別寧以杯竿餞
餘靄落遙天初涼起深院酣飲以忘歸寧使中少變
情高空雲移語靜林禽下古月矚寒潭涼烟眺

平野夙心諧中孚吾誼感大雅如何千載後此道竟
衰寡

思尊美故邑策駘急修垆尔撒已鞅掌吾役亦伶仃
哀商蒲梁木芳醕宵河亭與子捨言別淚同秋雨零
仲舒屬風流道衡舊蕭散撫景妍衆姿悶世寂
孤館人離意偏翁話永日何短留君詎能淹脉脉示
誠款

和薛子太清宮圓景早已滿韻贈杞鹿兩縣五首
尔駢稅西縣余獨發東廛相期月未半相見月已圓
金波涵大素玉殿栖真僊昔役罕茲樂今悟良可便

感舊展幽緘游情混真境凌臺聞步虛梯月測
倒景龍遙胥井寒鳥近天風猛玄髮忽已斑努力各
深省

落景逸風翰升月浩露葆既云覲已暮何言飲太早
良悟即仙侶勝地亦瀛島坐松久沉吟愛此白雲好
言宴不知疲晨積宵既迤雲日絢東田霞相諠
西里道力廣無礙法水淨可使青牛杳何踪函關事
已已

玄宮荒以邈靈株秘不誕伊昔迂龍駮迺今絕鳳管
別袂忽云促行觴豈辭滿思之在夢寐皎皎對斯館

巫山高

巫山高不極，靈氣鬱森蕭。神仙事已渺，雲雨夢非妖。
落蕊委寒澗，啼猿擁暮條。千年巫峽水，不逐楚魂銷。

舟行四詠

殘夢驚初棹，披衣復整冠。岼移宵色澹，艫欵曙光寒。
風落灘，白霜開葉，丹飄焚思。蓬島試取早霞餐。

右曉

鷓首秋帆逗，鷄聲午店聞。風程還強半，晝

色已中分。煙幕沙鳧暖，江蒸岼菊醺。五湖應未遠，沽

酒到斜曛。右午何處鍾將暝，前流舟已涯。渚依

雲外，鴈林聚水邊。鴉旅語隣航，至風未。津吏譁坐看

河漢上擬欵一乘槎。右晚岼泊蒹葭暮，天含霜

露晴。客燈能不寐，孤影若為情。火冷江漁歇，村虛夜

杵鳴。風程未日事，隔水問蛟鯨。右夜

待雪簡友人

雪逗將殘臘，寒花禁不飛。人今冬臘盡，梅屬晚園稀。
宿約汝猶計，高盃予詐違。無論春即至，相酌更前祈。

夜集賦得燈筭送顧子

臘半月正滿，復此明燈期。影踈風自靜，焰

瑤華開寶室。玉蟲綴金枝，及尔臨岐夜。兩地照心知

右燈

樓中善謳者，抗慨作秦聲。能以哀怨曲，寄

此別離情幽澗春泉落遠田秋鶴鳴去汝梁園上為
我奏和平古箏

林母趙氏哀辭

嘉靖十一年三月十八日明故 封太孺人前旌表
節婦林母趙氏卒嗚呼哀哉是月廿日林侯蒞止爰
我仇家悍婦是使持以織故懇予且訛凡守新屆凡
我屬士例應迎謁唯我則靡我靡伊何避嫌若礙視
篆決旬 獻陵是迤間閔數辰始復來視侯廉其狀
日宅之市御彼繼帑因而疏臨經辨監司彼復不揣
仇恃候至欲點予鄙先入以言諒不我以假手茲婦

快忿私已彼情旣得我謗斯弭載往入見侯方密邇
期以翌辰飲我觥兕燕會將行母計輒馱候聞而哭
五內崩圯七日弗食骨立哀毀吏民皇皇彼蒼是謫
我躬往視嗟嗟胡介譬以情事進以藥草神降民家
爰授厥旨曰侯所感朕于孝履母驚大衆尋當瘥已
潛不數辰勿樂有喜我復往訊侯示攸始曰惟母氏
伯考之妣十九有家二十考妣了無一息怕每自矢
維我王父閔其無似適予不肖尚在姊裏王父告廟
願則生子不後所生惟後母爾果及月辰不肖降只
誕弥三月惟母是恃先是王父僉浙之紀適遷滇副

取道歸里跋涉遠途為母後社事雖天成善由祖俾
母守考志殆四十祀凜凜之操冰霜是比昭昭之節
天日可指寶玉在藏其光曷已我固何求孰肯蔽美
當道是聞當宁曰唯旌我門閭孰不然耳所為達者
虛齋蔡氏受業我袒知之稔矣母鞠不肖受勞交禱
示我德行敦我書史爰我科第亦既筮仕迎養淳安
三年甘旨母衰而病叵乂于彼乃教眷屬從母南徙
解組不獲投功於匱 天子命我復吏於是懷母云
遠乞退者累勿允所未龜勉至此當其復淳拜人而
使報母之官并及所企母聞而恚感疾斯僞七日之

病遂以不起嗚呼哀哉侯言未竟涕泗如洒我聞侯
言悲愴弗底母憤侯違侯為君扼淳安之政賴渤可
擬其在吾州三月而理翌傾值孱剪豪摘兇鈞石以
和扃戶以弛大旱而雩甘澍瀰瀰民頌有亭民思有
砥一朝云徂千人共媿淳或母諳茲則母否母如有
知含笑而死嗚呼哀哉何以誅德有旗在几何以贈
終有辭在帑度幾將來斯文不揜嗚呼哀哉鳳失鳳
兮孤飛棲雙桐兮一枝寒燠代兮幾暮取彼雛兮自
餒 帝嘉錫兮烜輝雛翩翩兮日翬奮丹穴兮覽神
畿聲雝雝兮嗚喈喈皇逝兮化俱雛鳴兮哀悲颺颺

颯兮雪皚皚圓方冥兮白日霾重曰謂純嘏兮胡遽
寡兮謂匪幸兮胡算永兮謂罔後兮胡侯茂兮謂弗
揚兮胡日章兮彼之優兮我之不兮彼之剋兮我之
滅兮彼太初兮相乘除兮

輓詩一首十二韻代趙漢泉作

靈海元和粹幽閨付界完家聲當代絕烈行丈夫難
廿歲餘空枕千年凜寸丹歆隨燈彩落容逐鏡花殘
獨苦光陰百誰憐形影單氣添河海壯光並雪霜寒
立後堪存祀延賓可截鬣旌書褒大節封詔載華冠
壽域躋中袞高堂厭宿餐悲風秋慘慘長道夜漫漫

丹旆行飛隼龍輶想駕鳶深恩令子報遺德路人嘆

絕句一首

依違曾憤投降虜婀娜誰甘再醮身取次今朝看衰
輓不知愧殺幾多人

送董明高還江西

董仲遊仙今幾年瑤篇日日費鑽研爐中藥火黃金
躍物外烟霞紫洞連淵客泣珠絲數百山人種杏已
三千雲螭別我何方去青鳥應教取次傳

漢東哀輓叙

吾守林子有母之喪奔而哭焉吾州之士聞子有母

之喪之行亦莫不因而哭焉野史之流未其成文者
於是乎萃而錄焉夫聲以物激哀由戚形惻愴之懷
鬱悒之情变故之戚異常之慘觸于中而激于言於
是乎哀聲出焉故過故都者黍離閔以悲也瞻周道
者大東憤以涕也懷宗國者離騷哀以苦也達生命
者薤露悼以傷也其為感不同也其為過若殊也其
為哀之道一而已矣故哀也者仁之昭也禮之昌也
義之形也貞之施也愛於此乎形也故曰仁之昭也
情於此乎發也故曰禮之昌也制於此乎著也故曰
義之形也知於此乎順也故曰貞之施也愛形則和
義彰則同情節則中知順則正和同中正不渝不廢
君子之能事畢矣此漢東哀輓之所以作也

後叙

右冊祭有文哀有辭輓有詩若歌共若干首云毋以
節終子以孝往人以德遺其為冊也固宜今夫被葛
而戰者寒也負裘而燥者暄也非表葛之過也特不
逢而已矣故吹噓森颺風力同也水鄉之民榜擢之
長得之洄者失之遊者何也順不順也潤澤滋漑雨
惠同也東來之夫戍役之士居者欣之行者戚焉何
也便不便也不逢之時也不順之境也不便之情也

值斯三者難乎免于哀而已矣或曰世道甚矣風雅之變屈宋之怨視之賡歌覩縷千言振古之前安有是也予曰不然餒弗呼食枵腹待斃寒弗號衣裸体傷生豈人情也一夫不獲王所哀也堯舜病焉帝所哀也不然母死而歌非為愆也妻死而歌是為賢也不猶愈於唐虞三代乎或曰非謂無傷傷之冗長非謂無哀哀之淫哇吾甚焉者纂言或浮於行實誅德未免於相率是又安足尚乎予曰不然一其足變矣

數百其足疎詎多生之理也脩其怪鵠無余短其鵠鳧無欠物之情也故詞有繁簡文有華樸音有短長

聲有切緩繁簡者詞之體也華樸者文之質也短長者音之節也緩切者聲之度也體立而質定質定而節成節成而度舉是文之一成也於是乎書

隴頭白雲飛下餘此石根雲飛歸何所茲石居然端有母慈以壽鉅節矧足論十九歸夫子二十守空閨貞心諒不渝金石誰謂敦青年至皓首粹白比璵璠一朝達明主寵詔旗其門百日將雛養十載化鵬鷗鼎食幾寒燠促駕歸山樊詎圖厭世故飄然乘雲軒計至悲遠客况乃使君恩請以蕪俚詞相彼舉夫

言

絕句一首

旌書顯示當年志
汗史光標後代名
雲暗三山悲楚
客西風淒斷不勝情

演連珠五首

蓋聞王睢得匹相應以和
旅雁失群孤翔弗混是以
太姒貞靜姬公標於周南
白氏節烈劉生著于說苑
蓋聞朱萼春敷秋霜則折
白雲霄團朝暘則怖是以
裂膚之寒難剪狐篁之操
垂絕之食寧甘餓夫之饑
蓋聞懸黎孕石百卉先芳
垂棘沈淵千鱗失色故紀
烈傳太史所以赤青樹風
聲明主所以降墨

蓋聞天下爽報帝有顯償
節門之子應孝德族之後
克昌是以鷄薦秋橫獨齊
名于賈董牛刀鷄割姑試
政於龔黃

蓋聞達人知命智者委形
軒轉乘雲龍而入帝鄉傳
說騎箕尾而為列星是以
徒此有懷益重遊子號慕
攀苒莫上徒使少臣涕零

迎賀趙倅漢泉障詞

恭惟 本州節判漢泉大人先生
六事具舉三年
有成述朕朝天儼駮駢於冬凜
拜恩還任紆幃節於
春和報出都城歡騰治砮何幸
復覩冠裳之舊仍各

期露法人之之新老雅疲癘咸郊迎而舉賀僚師士
吏且設障而傲詞詞曰

練絕名家經濟手高出鳳城豪士右十年心力走京
塵大同剛拜臨清授水操先與後芳聲搖徹臺和部
紫金泥自天降下又佩漢東綬清風高節都依舊
峭峭門庭間白晝晨堂鳥雀吏人稀宵筵笑舞賓僚
厚終別冬春首人人動比三秋又看沿途小兒竹馬
成隊來相候

又

百轉流鶯喧紫陌上苑杏花千樹白玉階仙仗擁鴟
群御爐香惹鳴珂客 袞龍才咫尺九重新降黃金
冊沐 恩波且歌且舞草木含光澤歸鞍旋馬拉搗
策一道風塵春脉脉潁川再借冠恂車尊庭久望王
喬舄重整胄參畫樊龍暫繫雲霄翮恐徵書一朝飛
到赤子誰憑藉

右並調歸朝歡



此舊鈔本向歲拜經樓吳氏今為吾友寅盒得
之首尾完好而不署撰人名晁林尚志未加跋
語余展讀一過知是前明顏氏木所著按木
老山人正德丁卯舉人丁丑進士官亳州知州
嘉靖間詔修承天方志巡按顧璘以木及黃岡
王廷陳京山王極薦書成不稱旨僅賜銀幣而
已木待文重當世而明待綜明文衡俱未之選
豈其藁早佚而不得耶昔光片羽珍足寶貴
它日有循湖南例輯湖北文徵暨江漢耆舊
集當必蒐訪遺書寅盒其珍弄諸

光緒二十三年歲次丁酉春王正月沙濱小
隱朱君益書於待海之南窗下



圖書

曹氏

映川
氏來
印

川圖
藏書

